

◎南顿北渐第七

【时祖师居曹溪宝林，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，于时两宗盛化，人皆称南能北秀，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。而学者莫知宗趣。师谓众曰：法本一宗，人有南北；法即一种，见有迟疾。何名顿渐？法无顿渐，人有利钝，故名顿渐。】

当六祖大师驻锡在曹溪宝林寺时，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（今湖北省当阳县）。这两位大师的法缘都非常殊胜，一般人称为「南能北秀」，南面是能大师，北面是秀大师，于是就形成南北两宗，就是顿与渐的区分。两位大师都是出自弘忍大师的门下，可是南北分化之后，学者对于宗旨就很难辨别。六祖告诉大众说：「法，本来只有一宗，而是人有南北。法，只有一种，有人明心见性见得早，有人见得迟。顿超、渐修与法门也没有关系，而是修学的人根性有利钝不同，于是才有所谓顿超与渐修。」这样一说明，南北两宗的宗旨实在是没有区别。

【然秀之徒众，往往讥南宗祖师：不识一字，有何所长？秀曰：他得无师之智，深悟上乘，吾不如也。且吾师五祖亲传衣法，岂徒然哉！吾恨不能远去亲近，虚受国恩。汝等诸人，无滞于此，可往曹溪参决。】

可是神秀大师的门人，往往讥讽能大师不识字，既然是一个字都不认识，他有什么长处？神秀大师也知道徒众当中有这种情形，于是他召集徒众，开示说：「六祖能大师，他得的是无师智」，无师智的意思是说，不必老师开导，自己大彻大悟，「他深悟上乘，我自己不如惠能大师。何况自己的老师，五祖，亲自将衣法传授给

能大师。从这桩事情来看，五祖难道不认识人吗？我们若承认五祖是一代大德，他所传的人一定不会有差错。我自己恨不能远去亲近能大师，在此地虚受国家的恩德。」神秀大师受武则天太后与中宗皇帝的礼遇，在京师一带弘法利生，当时称为国师。他有这样的因缘，不能到南方去亲近六祖。这是很真诚的话，并不是谦虚。于是，他就勉励门人：「你们如果有机缘，不要留在此地，可以到曹溪六祖大师的会下去参决。」就是去参请、决定自己的悟处。不但这样开示，他还有行动表现。

【乃命门人志诚曰：汝聪明多智，可为吾到曹溪听法。汝若闻法，尽心记取，还为吾说。志诚禀命至曹溪，随众参请，不言来处。时祖师告众曰：今有盗法之人，潜在此会。志诚即出礼拜，具陈其事。师曰：汝从玉泉来，应是细作。对曰：不是。师曰：何得不是？对曰：未说即是，说了不是。】

有一天，他对学生志诚禅师说：「你很聪明，也有智慧，你可以替我到曹溪去听法。你要是有悟处，应当尽心记取，回来之后说给我听。」这就是自己不能去，派一个聪明伶俐的徒弟到曹溪去受教。志诚禅师就禀承秀大师的命令到曹溪。到了之后，没有事先向六祖报告自己的来历，就随着大众一起听法。这时六祖上堂说法，告诉大众：「今天有人来盗法，潜伏在我们这个法会中。」听法一定先要拜老师，没拜老师，偷偷的来听法，这就叫盗法。志诚禅师一听这个话，当然知道六祖指的就是自己。于是他从大众当中出来，礼拜六祖，把神秀大师派遣他到曹溪来听法的经过情形向六祖报告。六祖说：「你是从玉泉寺来的，那应该是奸细。到这儿来盗法的是奸细。」志诚禅师答复说：「不是的。」六祖说：「为何不是？」他说：「我没有说明，可以算是奸细。我现在统统都说出来，说出来当然就不是了。」六祖这些话说得非常风趣，同时也是告诉

我们，正式接受佛法，必须要具足礼节威仪，有正式拜师的礼节，这是不可以缺少的。

【师曰：汝师若为示众？对曰：常指诲大众，住心观静，长坐不卧。师曰：住心观静，是病非禅。长坐拘身，于理何益？】

六祖问他：「你的老师平常怎么教导你们？」志诚禅师说：「他常指导教诲大众，住心观静，长坐不卧。」《顿悟入道要门论》云：「住无住处即住。不住一切处，即是住无住处。不住一切处者，不住善恶、有无、内外、中间，不住空，亦不住不空，不住定，亦不住不定，即是不住一切处。」不住一切处才是真正的住处，学佛的人功夫能提到这个境界，这才叫「无住生心」。佛法的修学，尤其是高级的佛法，像六祖所接引的大众都是上上乘的根性，所开导的皆是一乘大法，所谓是圆顿法门，这样的法门真正可以说是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」，因此「住心观静」当然有问题，而「长坐不卧」就是俗话所说的「不倒单」，这种修行方法不一定能见性；圆顿的教学，主要是明心见性。六祖说：「住心观静，是病不是禅。」从真如本性上说，真性本自不动，哪里还有静？有静当然就有动，换句话说，这是对待之法，用现在术语来说，是相对的，相对的就不是真实的。佛法讲的定，一定要超出动静之外，这才算是真正的定。真性本来是光明遍照的，本来是不垢不净的，何观之有？所以大师指出，这是病，不是禅。

这是说明当时秀大师门下，一般都是偏重在住心观静的毛病，并不是说住心观静不好，因为住心观静对初学的人来说，确实是很有一点作用。你要是执着在住心观静，就变成毛病。因为佛法是对治我们众生毛病习气，用这个方法对治，方法就好比是药一样，药到病除之后，药也不要了，这才是正确的。秀大师门下执持着药不肯舍弃，这就变成禅病。六祖这样的开示，是以另一种药来除他

执着的病，并不是除他的方法；「住心观静」是一种方法，执着就是病。可见，六祖是打破志诚禅师，也就是秀大师门下有一部分人的执着，去除他的病。「长坐拘身」，拘是拘束；「于理何益」，「理」就是明心见性。一天到晚盘腿打坐，于明心见性并没有利益。

【听吾偈曰：生来坐不卧，死去卧不坐。一具臭骨头，何为立功课。】

这首偈并不是反对打坐。禅宗教学的目标，主要是要教人当下明心见性，一悟即到佛的境界，何必在这具臭皮囊上勉强建立一些功课？长坐不卧就是禅堂里的功课，实在是没有必要。譬如，六祖当年在黄梅八个月，他是每天在碓坊砍柴舂米，做一些粗重的工作。黄梅的禅堂，他一天也没坐过，没有到那里去盘腿打坐；法堂，他也没有去听过一次开示，而五祖就把衣钵传给他。可见，形式上的功课并不很重要。对于烦恼粗重的人，开始用这些方法来约束他，所谓「因戒生定，因定开慧」，是用这个方法。但是，对于根性利的人，或者曾经在禅堂已经参学有相当长的时间，对于这样的人，不必要再受约束，再受约束那就错了。换句话说，他的妄想心已经在禅堂里磨炼得差不多，这时，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要超出，他才能大彻大悟。若还是执着禅堂这些老功课不放，就障碍明心见性，障碍悟门，所以大师在此地才有这一番的开示。

圭峰大师说：「息妄是要息我执之妄，修心要修妄念的心。」如果我们能把我执、妄想止息住，与佛的境界就不远。当我们还做不到时，可以用禅宗的这些方法，凝心住心，专注在一个境界上。譬如，我们净土宗念佛，念佛就是住心观静的方法。我们将心住在西方的境界上，住在这句「阿弥陀佛」的境界上，这个方法是「以一念止一切妄念」。但是，到你心地清净时，你不能执着这个方法

，执着这个方法就变成病，你就不能得一心不乱。若要想证得一心不乱，心清净时，法门也要舍弃。这个舍弃，不是叫你不念佛，这又错了，又变成执着。念佛而不执着，我们常说的三轮体空，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」，一天到晚佛号不间断，虽不间断，这里面不执着有能念的我相，也不执着有所念的佛号的相，所谓是「能所双亡」。这样，一心的境界自然现前，与此地所讲的理论没有两样。

【志诚再拜，曰：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，不得契悟，今闻和尚一说，便契本心。】

志诚禅师听了六祖这番开示之后，恍然大悟。这个悟，不是偶然。志诚在秀大师会下是一位聪明、有根基之人，秀大师派他到曹溪来参学，可见他是秀大师非常器重的一个弟子。志诚禅师说：「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，不得契悟。」今天在曹溪开悟了，这是他有过去九年的基础，如果没有以往九年在禅堂「住心观静，长坐不卧」的基础，到曹溪来也开不了悟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，可见秀大师的教学并没有白教。『今闻和尚一说，便契本心』。「和尚」是亲教师。何以有这么密切的称呼？因为在六祖大师言下开悟的，六祖就是他的亲教师。「便契本心」是明心见性。